

# 卷一百零三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一百零三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

[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

[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師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黃一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附田儉

盧縮

彭越

陳瀛

黥布

吳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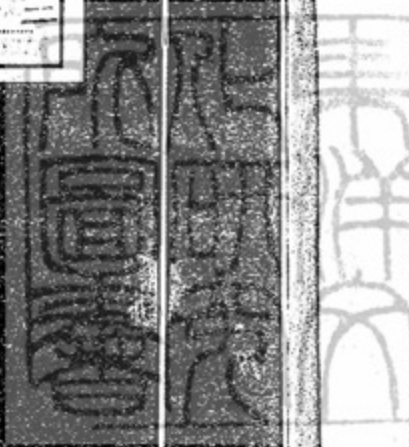
漢高祖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之龍於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三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

唐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祁人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親軍士干  
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  
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荅曰夜半執者姦盜  
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  
知之更諉於府擢右署重榮多權詭眾所嚴憚雖主  
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畧蒲  
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  
地邇京師賊調取橫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李廣傳  
吏不堪命重榮脇說都曰我所以詭謀紆難以外援  
未至今賊哀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  
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  
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犇行在重榮乃悉  
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  
兆尹竇滂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  
滂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  
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  
尚誰索目滂吏趣具騎滂卽奔還重榮主留後賊使  
健將朱温以舟師下馮翊黃蘗率衆自華陰合攻重

榮重榮感厲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卽  
拜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  
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於華州執以徇賊使尚讓來  
攻而朱温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  
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千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温温  
懼悉鑿舟沉於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  
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温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  
華節度使有詔卽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  
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  
軍渭北倚角攻之賊大敗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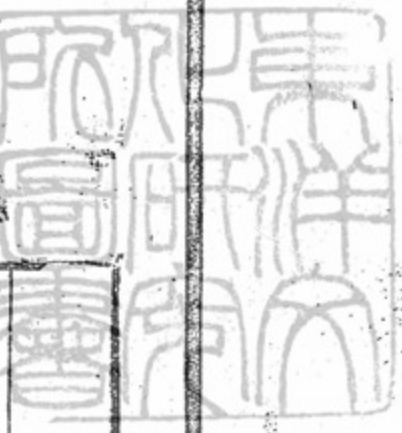


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語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  
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  
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將摠兵自嵐石赴河中親  
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封瑯琊郡王中人田  
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於時巨盜甫定國用大乏  
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鹽  
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于有  
司則斥所餘以贍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徒  
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  
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

討壁沙苑重榮給克用書且言奉密詔湏公到使我  
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僞詔克用  
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數詔和解克  
用合河中兵戰沙苑玫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  
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煜卽  
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  
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義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  
意兩人聽命卽獻縑十萬願討孜自贖崇望還羣臣  
皆賀重榮遂斬煜長安復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少縱  
舍嘗置大木河上內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



發皆溺嘗辱部將常行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  
夜攻府重榮出外詰旦殺之



石晉李守貞

中河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嘗  
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  
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  
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  
出帝幸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  
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  
七十餘人徙領秦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光遠光  
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  
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以有德



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  
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言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  
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  
行賞守貞悉以黠茶染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  
爲人首梟於木問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  
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爲京師  
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  
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  
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秦  
圍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

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  
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  
破蒲城殺二千餘人還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初晉  
高祖引契丹入寇唐主自將禦之大敗以趙德鈞爲  
行營都統德鈞與其子延壽降契丹唐遂以亡延壽  
數爲契丹將兵寇晉及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延壽  
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爲應而契丹高牟  
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  
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觖望之心不可用乃  
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常將兵往來過重威



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於武強契丹寇真定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自將攻鄴重威勢窮乃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

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摠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為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又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景崇思綰威計未不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



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敗則景崇思縮可傳聲而破矣若舍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縮景崇拒戰於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譏之色怫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向而缺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

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摠倫問以濟否摠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唐李茂貞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  
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  
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君興元玫  
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敗行瑜於大磬峰明年玫  
遂敗死茂貞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  
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  
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  
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二年樞密  
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載



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  
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  
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  
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山南西道節度  
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  
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  
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  
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強而唐  
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  
悔他日雖欲舉梟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

吾不能辱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譚王嗣  
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  
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  
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  
駕軍五十四都戰于藍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  
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  
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  
讓能也陳兵臨皋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  
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爲雷  
州司戶叅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



重盈卒其諸子珂瑛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  
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瑛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  
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  
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  
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  
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茂貞以兵  
至鄠縣斬繼鵬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討茂  
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爲德而冀  
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  
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變未已也昭宗自石

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  
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覲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  
茂貞遂犯京師昭宗出居於華州久之加拜茂貞尚  
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爲宦者所廢旣反正宰相崔  
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朱溫謀之中尉韓全誨  
等亦倚茂貞之強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  
數萬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  
胤召朱溫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  
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出  
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凍餓死者日以



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以求路爲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卽餽也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温

墓諸侯之強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后鳴稍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推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於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莊宗已滅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闡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職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



尊禮之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

吳少誠

吳少誠幽州路人客荆南節度使庾準器之留爲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爲前鋒希烈叛少誠爲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旣又殺之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使畱後初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謀發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



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眾大敗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帥其眾趣長水都將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地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得至申蔡者纔四十七人但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為其破叛卒也泌執潰卒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于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眾少誠為治能儉



儉拍完軍實自希以烈來申蔡人劫於苛法而忘所歸及者長既物故則壯者習見暴掠恬於搏鬪地少馬乘驟以戰號驟子軍尤悍銳甲皆画雷公星文以厭勝詛詈王師其屬鄭常楊冀欲劫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常冀被害少誠盡宥諸將以結眾心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曲環卒少誠聞陳許無帥以兵圍許州掠臨穎陳州刺史上官說知陳許畱後遣大將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為少誠所虜頃之以說為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閉城勿與戰不過數



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茂不克矣少誠晝夜急  
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  
全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兵馬孟元陽拒却之陳許兵  
馬使安國寧與上官說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  
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  
悉斬之無得脫者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  
以進討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  
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歸宣武使者數  
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  
少誠由是失勢于頓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

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  
而宦人監軍顓進退互爲異見旣戰小澗河諸師未  
交而潰棄輜仗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  
淮蔡招討處置使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  
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  
監軍賈英秀等夜遁保澗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陳  
州少誠薄澗水而營全義俱退保陳全義至陳州刺  
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  
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外旣而昌裔齎牛酒入全義  
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而潞滑河中兵逃歸唯陳



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壁激水全義乃斬潞將  
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欲  
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兵而去全義之敗少誠得帳  
中諸公書數百番持以詔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  
蔡日掠將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  
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洗帝召大臣議宰相賈  
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  
挺少誠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劔南韋  
皋上言以爲不如擇重兵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陟  
下若重煩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  
趨荆楚可以攘翦元惡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  
兩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  
其賊黨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  
何足賴帝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十七年韓全義至  
長安竇文場爲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  
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  
上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  
人然後爲功邪元和四年少誠死吳少陽代之少陽  
者滄州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得  
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爲弟署右職親近無間少



陽度少誠猜恣且畏禍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中州  
刺史少誠病亟家奴矯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  
是殺少誠子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以少  
陽爲節度使少陽不立繇役籍隨日賦斂於人地多  
原澤益畜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亡命  
以實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  
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未請元濟主兵  
帝遣太醫往視卽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  
也山首燕領垂頤鼻長六寸有董重質者少誠壻也  
善悍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

千壽之問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  
據之遣奇兵掩商鄧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搖東南則  
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  
五百自岬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  
濟猶豫不能用少陽死四十日不爲輟朝易將增戍  
以涇變會傳言董重質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爲  
少陽輟朝遣使吊賻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  
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  
剽係千餘里關東大恐吊使至弗克入而還初吳少  
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荅及元



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處則其情可知矣乃詔烏重胤引軍壓其境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摠兵臨屯析山南東道詔節度嚴綬爲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浚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起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旣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鄙師小勝不設備爲賊襲敗于磁丘退保唐州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董重質李祐李憲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爲戰抗王師有少



誠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餽鹽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李文通引兵與賊將董重質戰史簇岡敗之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澗河敗之夷其屯塹天子責綬失律以李遜爲襄復郢均房節度使擢高霞寓唐鄧隋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諸軍大合文通敗淮西兵于固始拔鐵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焚其壁次鐵城賊僞奔霞寓窮追伏兵死傷畧盡退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議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元濟以霞寓敗不足虞



併兵以備陳其秋光顏敗郾城兵二萬俘六將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胤右僕射詔旨約束厲賞罰諸將恐懼貶霞寓以袁滋代之滋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爲唐鄧隋節度使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沂淮入潁至項城入澠輸于郾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鼈皆竭至斷草根以給者民苦饑相與四潰元濟亦嗇其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

僞置郾城吳房於行營以緩新附官軍與淮西兵夾澠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澠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澠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于郾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巳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玠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玠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嶺呀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郾城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



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郟城歸路郟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郟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治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媯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愬引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



執丁士良吳秀林皆賊票健者賊帥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郟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愬又襲破朗山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林等因奉表請束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畧興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傳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頓以是兵驕無所憚內恃陂窺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霞寓滋等諸將乃用命詔陰山府起沙陀裒騎及邯鄲勇卒濟師命裴度爲彰義



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不勝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亢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直擣縣瓠賊成擒矣愬然之以精兵夜襲蔡坎垣入之戍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兵在洄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內城防卒尚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重質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卽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壞

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帝御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狗於市斬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皆殺之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特原之初少誠能以姦謀固衆心絕其歸向之路是以蔡人有老死不聞天子恩宥而堅爲賊用地雖中州人心過于夷貊乃至搜閱天下豪銳三年而後屈者彼非將才而力備蓋勢驅性習不知教義之所致也





唐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建封少喜文  
 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馬燧為三城鎮  
 遏使雅知之表為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  
 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即表其能於朝  
 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為岳州刺史李希烈  
 既破梁崇義蹶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  
 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他吏即白用建封  
 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即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  
 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偽赦二昇建封少游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良



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偽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恚汗不自勝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遷團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裨陞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票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沮衄之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蹙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塌橋爲江淮計口今徐刺史高明應甚少

脫爲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也詩以建封代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帥又賢即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屢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帝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闔闈所奉及腳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反者有農賣一騾薪官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他費且驅騾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謁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官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



納故建封請問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荅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斂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金吾大將軍李翰奸利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幾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閭元日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等勲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爲況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治徐凡十六年躬

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徧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子愔始以蔭補虢州叅軍事建封卒府佐鄭通誠者攝留事畏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徐謀引以爲援舉軍怒斧庫取兵環府大譟殺通誠及大將數人乃表于朝請愔爲留後假旄節帝不許披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徐亂泗州刺史張仝以兵攻埭橋與徐軍戰仝大敗帝未有以制乃授愔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仝爲泗州留後杜兼爲濠



州留後俄進愔武寧軍節度使元和初以疾求代召  
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還濠泗隸徐徐人喜  
遂不敢亂而愔得行未踰境卒愔治徐七年其政稱  
治卒贈尚書右僕射

唐王智興

王智興懷州溫縣人也少驍銳爲徐州衙卒事刺史  
李洧及李納謀叛欲害洧洧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  
兵攻徐甚急智興健行不四五日齎表京師求援德  
宗發朔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淄青圍解自是智  
興常以徐軍抗納累歷滕豐沛狄四鎮將自是二十  
餘年爲徐將元和十三年王師誅李師道智興率徐  
軍八千會諸道之師進擊與陳許之軍大破賊於金  
鄉拔魚臺俘斬萬計以功遷御史中丞賊平授沂州  
刺史長慶初河朔復亂徵兵進討穆宗素知智興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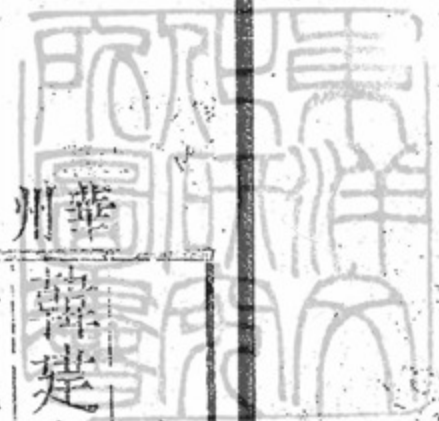
將遷克武寧軍節度副使河北行營都知兵馬使初召  
智興以徐軍三千渡河徐之勁卒皆在部下節度使  
崔羣慮其前軍難制密表請追赴闕授以他官事未  
行會赦王廷湊諸道班師智興先期入境羣頗憂疑  
令府僚迎勞且誡之曰兵士悉輸甲伏於外副使以  
十騎入城智興既首處賓僚聞之心動率歸師斬關  
而入殺軍中異已者十餘人然後詣衙謝羣曰此軍  
情也羣治裝赴闕智興遣兵士援送羣家屬至埭橋  
遂掠鹽鐵院緡幣及汴路進奉物尚旅貲貨率十取  
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弘度棄城走朝廷以罷兵

力不能加討遂授智興檢校工部尚書克武寧軍節  
度徐泗濠觀察使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賂權勢賈  
其聲譽用度不足稅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檢校僕  
射司空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躬督  
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廷  
嘉之初同捷狂桀犯命濟之以王廷湊王師經年無  
功及智興拔棣州賊大懼諸軍稍務進取以智興首  
功加守太傅封鴈門郡王賊平入朝





唐韓建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已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剗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爲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目以視之久而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

史纂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駁則課學  
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民又  
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爲北  
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遜歸河  
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等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  
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  
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  
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璣等謀廢昭宗會晉  
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  
登城呼曰并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曰

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寧  
二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  
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富  
平泣曰藩臣懦弱非止茂貞若舍近畿而巡極塞乘  
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  
弱獨有殿後及殿前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  
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  
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樓西  
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  
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



醉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營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廷王戒丕使於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爲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

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欵戲李茂貞朱溫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爲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朱溫以兵向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溫使鄴召建建乃出降溫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溫怒即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溫與建曰建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係卿二人次何皇后舉觴建







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  
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江爲險  
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  
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克軍與安重榮陰相結托期爲  
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上建立來  
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  
朕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卽赴任高  
祖亦優容之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  
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  
下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

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  
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以高祖北遂反鄭王以空  
名勅授李建崇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  
胡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  
敗從進數千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  
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及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  
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header,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大正" (Taisho).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first row of the tabl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second row of the tabl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third row of the tabl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fourth row of the tabl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fifth row of the tabl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sixth row of the tabl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seventh row of the tabl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eighth row of the tabl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ninth row of the tabl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tenth row of the table.





所  
圖  
書

天  
下  
第  
一  
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2







唐楊行密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  
舉五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群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  
刺史鄭祭奇其狀貌釋縱之復應募爲州兵戍朔方  
遷隊長歲蒲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  
過軍吏舍軍吏佯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  
然曰惟少公頭爾卽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爲亂  
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幼復棄城走行密遂  
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卽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  
使高駢爲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



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彥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於蜀岡光啓三年六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行密稠戰死士卒死者十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八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強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投雄廣陵人兢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貿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行密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將之陳于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

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米麩於一寨使老羸守之多伏精兵于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人空寨爭取金帛麩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單騎僅免自是彥不復言出師矣師鐸既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時城中倉廩空虛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



屠賣之屠者剗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塘  
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  
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高郵殘兵七百人潰  
圍而至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其客  
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駢舊人非  
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  
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強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鎮使  
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霸  
率其衆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

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  
勝天長吾豈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  
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并  
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  
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  
未知所嚮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  
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  
池州刺史趙鏗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鏗失所恃而守  
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而可取也行密乃  
引兵攻鏗戰於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鏗棄城走追



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昭宗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  
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頽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蘇  
常潤州十一月田頽攻常州爲地道入城中宵旌旂  
甲兵出於置制使杜陵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  
常州孫儒自廣陵引兵渡江逐田頽取常州以劉建  
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二年正月孫  
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頽安仁  
義屢敗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  
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將臺濛將五百  
人屯溪西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爲大衆繼

至遂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李神福拒之神福  
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銳襲之俘斬  
千人四月行密遣劉威將兵三萬擊儒于黃池大敗  
儒軍五月大水諸營皆沒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晔  
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行密李神福攻滁和康晔降  
安景思走七月朱全忠遣使與行密約共攻儒儒恃  
其兵強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  
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于  
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  
克食行密將張訓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



史集考右列卷二百三十一  
以賑饑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  
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儒自蘇州出屯廣德行  
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李簡帥百餘人力戰  
破寨拔行密出之十二月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  
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行密之兵旌旂輜重亘  
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景福元年  
春正月揚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  
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  
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  
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

坐擒也戴文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畧相當今  
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  
從公渡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  
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  
人心旣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二月儒圍宣州初  
劉建鋒爲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行密甘露鎮使陳  
可言帥步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  
下可言倉猝出逆訓殺之遂取常州別將又取潤州  
五月行密屢敗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  
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



六月行密聞儒疾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  
安仁義破其五十餘寨田頴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  
師儒衆降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田頴守宣州安仁義  
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  
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  
矣初儒之被擒將死仰顧見劉威曰聞公爲不戰之  
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  
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而以爲親軍是歲復  
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  
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

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止口悉我所有易鄰道  
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也辰桑數年之間倉庫  
自實行密從之行密馳射武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  
智畧善撫御將士與同其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  
早出從者斷馬鞅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  
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  
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人錢不過數百而能  
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歛  
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十一月廬州刺  
史蔡儔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倪章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高勗傳 勗字子高 汝州 人 少 有 志 行 年 十 五 歲 父 死 勗 泣 盡 日 不 食 鄉 人 感 之 勗 年 十 七 歲 父 友 某 以 書 遺 勗 勗 讀 之 感 泣 曰 此 吾 父 之 志 也 勗 遂 棄 學 行 密 之 事 勗 嘗 曰 吾 嘗 讀 史 見 漢 高 祖 之 興 也 嘗 曰 吾 嘗 讀 史 見 漢 高 祖 之 興 也 勗 嘗 曰 吾 嘗 讀 史 見 漢 高 祖 之 興 也



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  
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  
儔二年四月李神福圍廬州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頌  
自宣州引兵會之七月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  
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八月  
行密遣田頌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  
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爲刺史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  
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聽命行密卽以  
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十  
月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行密以李神福爲舒州刺

史乾寧元年黃州刺史吳討與州降行密武昌節度  
使杜洪攻黃州行密遣朱延壽救之吳討畏杜洪之  
逼納印請代於行密行密以瞿章權知黃州行密表  
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充鄆河東兵討之三月行密  
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旣行  
濛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  
不敢忘本濛甚慙行密攻濠州拔之圍壽州不克將  
還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行密以延壽權知  
壽州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州兵少吏民恐懼延壽  
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



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二年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群潛入城約夜半門舉火爲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自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都押衙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利害

數日公鐸及刺史馬敬章請降延壽進拔光州三年加行密檢校大傅同平章事行密以田頴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頴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詔以行密爲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杜洪洪求救于朱全忠全忠遣將聶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右黑雲都馬珣等救黃州黃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南保武昌寨五月友恭爲浮橋於樊港進攻武昌寨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馬珣等皆敗走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



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  
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  
益振朱溫既得兗鄆乃大舉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  
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趨揚州葛從周以兗鄆  
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溫自將屯宿州淮南震  
恐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楚州師古營於清  
口或曰營地汗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輕敵居  
常奕碁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  
爲惑衆斬之十一月瑾以五千騎潛渡淮用汴人旂  
幟自北來趨其中軍士卒倉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

駭亂行密乃自引兵渡淮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  
及將士萬餘級葛從周屯於壽州朱延壽擊破之退  
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延壽乘勝追之及于淠  
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過後  
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鬪諸將稍得濟淮元四日不  
食會大雪亦卒緣道凍死還者不滿一人全忠聞敗  
亦奔還行密遣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  
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  
嗣曰始吾等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  
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承嗣鎮海節



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戰功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光化元年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爲都統討楊行密詔不許二年正月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于呂梁全忠遣將張歸厚救之旋自將救徐州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于下邳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吳兵已退乃還天復二年昭宗在岐以左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書御衣賜行密拜東宮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五年錢鏐攻

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強不事兩道遂叛襲宣州及田頔戰于曷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軀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軍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神福圍鄂州望城守積狄謂監軍尹建鋒曰今夕爲公焚之



建鋒未之信時杜洪求救于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  
臯乘輕舟至瀉口舉火炬於檣杪洪以為救兵至果  
焚荻以應之四月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韓勅  
將萬人屯瀉口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  
使馬殷武真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  
之彊且欲侵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  
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州載其餘  
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眾掌書記李璉諫曰今  
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  
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讐也豈得不為反顧之



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不戰  
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五月成  
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  
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于荆江  
口乘虛襲江陵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將士亡其家  
皆無鬪志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謂諸  
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神福  
遣其將率眾數千逆擊汭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  
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勅  
聞之亦引兵去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



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温子也温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頽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討頽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具舟楫及募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頽頽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頽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遣別將臺濠擊頽頽敗死初頽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

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頽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頽解兵頽恨之頽常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頽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頽怒曰吏欲我下獄耶歸而遂謀反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謀之亦反焚東塘戰艦遂襲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兵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偃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米



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禦志誠善射皆爲  
第一而仁義審以射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之  
禦一瑾之禦十不當仁義之弓一每與茂章等戰必  
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  
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  
歸于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頽及仁義  
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  
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常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  
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  
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

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氏夫人  
嫁之天祐元年復使李神福擊杜洪朱溫遣使請捨  
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  
修好鄂州未下以疾還廣陵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  
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  
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於廣  
陵九月梁兵攻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  
卒年五十四諡曰武忠子渥立僭號追尊行密爲太  
祖武皇帝陵曰興陵行密傳至孫溥爲李昇所篡





李景

附宋齊月山

李景初名景通後避周廟諱改名景昇長子也昇卒嗣立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召見者皆不得入給事中蕭儼上疏泣諫不報侍衛軍都虞候曹崇詣闕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故延接



踈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時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卽位所信用者何人柰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卽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嗚咽景爲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初宋齊丘爲昇謀篡楊氏最有力及成事乃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昇僭號未幾齊丘以病罷相出爲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爲相陳覺魏岑等皆爲齊丘所引用而岑與覺有隙譖覺於景左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相爲浙西節度使齊丘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弒其君

王延義文進自立是時延義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發兵攻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畱後泉州將畱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款於文徽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泉漳四川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爲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爲福州節度使從効爲清源節度使景遂欲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



不若乘勝盡取之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覺爲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慙還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爲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益兵以會之以延魯魏岑陳覺皆爲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吳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方爲宰相宋齊丘復自九華召爲太傅爲稍解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

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以覺等疲兵東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宰相馮延巳諫議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答其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爲少傅岑爲太子洗馬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客朱元來求援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撫使引兵攻沔陽聞守貞已敗乃還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多送款于景景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



李仁達而遜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下舟閩江應之福州以兵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曰夕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越越亦歸景文徽是歲楚王馬希廣爲其弟希萼所弑希萼自立九年秋楚人囚希萼於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萼爲洪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唐主性仁慈好文華而喜

人順已由是誦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爲之出師遙爲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十年以馮延巳爲僕射同平章事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巒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定其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鎬鎬不能守遜歸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埭橋東南乘爲汚澤周主謀擊唐先命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



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周主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詔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爲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一起師徒來爲應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憑陵徐部沐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爲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讐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知樞密院事李穀爲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又詔吳越王弘俶使出兵擊唐是時宋齊丘爲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爲神武都統劉仁贍爲

清淮 卑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向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兵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世宗營于淝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爭之不得周師取滁州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



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  
不答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舒泰三州刺史皆棄  
城走延魯削髮爲僧爲周兵所獲蘄州裨將李福殺  
其刺史王承雋降周景益懼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  
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  
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  
罷兵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  
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  
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  
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

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  
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  
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吳越王弘俶遣  
兵屯境上以俟周命會世宗詎知揚州無備遣將襲  
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共守護  
之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十四  
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孫盛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  
益卑服世宗猶不答前遣鍾謨等并盛崇質皆留行  
在而謨等請歸取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  
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



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  
凌土國華風不競吞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  
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  
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  
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係權事魏蕭譽奉周古  
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  
心必不迫人於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  
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  
景怒斬德明世宗自壽春至濠州唐遣元帥齊王景  
達與陳覺邊鎬許文鎮率兵趨壽春景達將兵二萬

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周諸將欲  
擊之趙匡胤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  
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知俟其來而擊之  
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趨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  
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度江爭舟溺死者甚  
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景達將朱元等復得舒蘄泰  
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楊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  
隘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誠諸  
將閉壁毋得要戰由是壽春之圍益急世宗屯于渦  
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



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  
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景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  
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殿前都指揮使  
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永  
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  
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爲鐵縆千餘尺距浮梁  
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永德  
敗唐兵于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乃令  
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  
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十五年正月

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議者以  
唐兵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篤世宗使  
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  
夕若鑿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  
可下矣世宗悅二月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爲  
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扼豪壽應援之路周師連破  
紫金諸寨景達雖爲元帥而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  
朱元等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覆難信景遣大將  
揚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周諸軍皆潰許  
文鎮邊鎬皆被執景達及陳覺自濠州以舟兵奔走



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  
 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唐遣使持  
 重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為其出兵而留其  
 使不遣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  
 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  
 唐而後降世宗為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  
 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  
 作壘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之北門  
 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舉  
 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



城而焚之城壞彥卿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  
 復取海泰揚州世宗幸迎鑿以臨大江景知不能支  
 而耻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  
 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  
 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  
 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  
 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  
 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遂至大江壬辰拔  
 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世宗遣諫議大夫尹日  
 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



當陸歸耳已而果然荆南節度高保融遣將將戰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世宗如迎鑿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軍破之世宗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涪州將趨海口扼蘇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延釗奏大破唐兵于東涪州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辭旨甚衰世宗曰然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魯元拜謝而退始賜景書曰皇帝

恭聞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楊泰滁河壽濠泗光海等州已爲周得景遂獻廬舒蘄黃畫江以爲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追封晟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鎮遣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景爲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宮禮部尚書常



夢錫自昇世屢言不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排斥之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戢兵爲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于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已任更相唱和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景旣割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爲大朝者夢錫大咲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爲小朝邪

鍾謨素善李德明旣歸而聞德明由宋齊丘等見殺欲報其冤未能發陳覺齊丘當也與景相嚴續素有隙覺嘗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卽聽命者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謚因請使于周驗其事景以割地稱臣乃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卽割地者非續謀願赦之世宗大驚曰續能爲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姦詐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丘坐覺黨與放還青陽賜死唐青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于京師直隸中朝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緩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面若置邸



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于卿篤始終之義于朕盡柔遠之宜性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曷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唐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

當十永通泉貨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錢以一當二景謀遷其都于洪州羣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鎬贊之乃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南都而洪州迫隘官府營解皆不能容羣臣日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鎬慙懼發疾卒六月景卒年四十六

宋齊丘豫章人也其父誠爲江西鍾傅副使卒於任時天下已亂經籍道熄齊丘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傅敗齊丘益窮隨衆東下糊口於信優魏氏李昇時爲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丘依焉因以鳳凰臺詩見



志昇奇其才以國士待之歛人汪台符投書于昇齊  
丘忌其名頗排斥之齊丘本字超回台符因是貽書  
侮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爲字齊丘  
慙卽改字子嵩隨昇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雖參謀  
議而怯於鼓鐸故不預戰功昇輔政勵精爲理修舉  
禮法以遏強衆親附卿士寬徭薄賦人用安輯齊丘  
頗有力焉累遷左諫議兵部侍郎居中用事期以相  
之齊丘自以名望甚淺欲爲退讓以自重乃告如豫  
章改葬其父因入九華山啓求退居吳主連徵不至  
昇子璟時爲大將軍昇使璟親往敦迫乃起除右僕

射平章事昇出鎮金陵以璟入輔政委齊丘左右之  
齊丘於是益樹朋黨潛自封殖時昇權位日隆中外  
皆知有禪代之勢而昇懼羣下不協欲待嗣君齊丘  
亦盛贊其說與昇意合昇次子景遷吳主之壻也美  
姿儀風度和雅昇鍾愛特甚齊丘使陳覺爲景遷教  
授以賈其聲價齊丘叅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  
璟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  
主少而昇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景遷易  
制已爲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之謀也昇覺之  
乃召齊丘如金陵以爲已副遙兼節度使無所關預



從容而已行軍司馬徐玠副使李建勳判官孫晟賈  
譚吳相王令謀都校周宗之徒相爲推挽決行大事  
旣建國以齊丘爲左丞相遷司空徐玠爲右丞相明  
年昇篡吳國號唐徐玠爲使相張居詠張延翰李建  
勳皆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丘但遷司徒而已自  
悼失計復耻無功不勝其忿受宣之日聞制辭云布  
衣之舊齊丘怒曰臣爲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  
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拂衣而出闔門請罪昇但  
遂辭以喻之不爲改官齊丘久之計無所出乃更上  
言議遷讓皇他都郡以絕人望吳世子璉昇子壻也

又請絕其婚而斥遠之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  
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居數年復自陳以輔  
相之重不可不與政昇許其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  
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尚書省事  
亦許之於是悉取朝廷附已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史  
皆用所親吏視事數月有親吏夏昌圖者盜官錢三  
百萬齊丘特判貸其死昇大怒切責所司刑部官吏  
自劾請罪久之乃解昌圖坐斬齊丘臥疾不出昇遣  
子景遂往問之許其出鎮本州旬日遂起拜洪州節  
度使委任羣小政事不治所居舊里愛親坊改爲衣



錦坊大啓第宅窮極宏壯居坊中人皆使修飾墻屋門巷極備華潔民不堪命相率逃去坊中爲之空前後四任本州其行事多類此在富貴權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順已其一言不同者必被排擯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之徒在門下者數十人厚祿以給之相傳言齊丘少時曾夢乘龍上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俱言宋公之爲也事有不合羣望者則曰不用宋公之言也每舉一事必知物議不可則羣黨競以巧詞先爲之地及有論議者皆以墮其計中羣臣敢言者常夢錫蕭儼

江文蔚韓熙載等十數人而常蕭尤甚夢錫性褊而簡言儼無文而辭繁碎故皆不能勝然雖正人切齒而流俗疏遠之人猶瞻仰以爲元老故趨附者益多及國家多難因欲遂其窺竊之計幸以此敗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徵古每于言議無復臣禮覺請元宗深居後宮委國事於宋公臣時得入奉從容譚釋老而已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恟懼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涕泣何爲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



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  
 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  
 冲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乎也陛下如  
 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唐主心愠即命中書舍人豫  
 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下一署此詔臣  
 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  
 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為之副覺自周還  
 乃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  
 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  
 陳覺李徵古為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矯



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  
 謀當為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  
 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  
 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  
 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  
 主欲誅齊丘等復以謨入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  
 所可否十二月己亥唐主謂近臣曰齊丘之才安能  
 當此大難不過率國中以降自為功爾草詔暴齊丘  
 覺徵古罪惡齊丘放歸青陽即舊第之外別院處之  
 重門外鎖穴墻以給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



帝族於秦州宜其及此乃自縊死年七十三諡醜謬  
齊丘初館于倡妓魏氏藉其貲給遂以爲正室亦封  
國夫人無子以從子摩詰爲嗣及後主卽位召其妻  
子還建康館給之連坐者皆宥齊丘爲文有天才而  
寡學不經師友議論詞尚詭誕多違矣先王之旨自  
以古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銜而嗤鄙歐虞之徒  
馮延巳亦工書遠勝齊丘而佯爲師授以求媚齊丘  
謂之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徃徃似虞世南其  
何堪也其狂瞽如此齊丘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  
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優人李家明日臣能止之

乃作大紙寫署其上云欲啣哭唐祚韋強吳盡是先生  
起聊謨一箇孩兒拚不得啜皇百口合何如尹延範  
族吳氏齊丘爲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丘中  
庭齊丘見之哭乃止





上海圖書館藏書印



